



草原的早晨

〔蒙古族〕 扎拉嘎胡



2 038 9932 6

草原的早晨

〔蒙古族〕 扎拉嘎胡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七年·北京



草原的早晨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431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22 $\frac{1}{2}$ 插页2

1977年6月北京第1版

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2489

定价1.30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六十年代初期的一个草原钢铁厂为背景，塑造了蒙古族第一代钢铁工人的英雄群像，生动地反映了在贯彻“鞍钢宪法”过程中尖锐、复杂的斗争。它在广阔的生活图景上，形象地描绘了“鞍钢宪法”象光芒万丈的灯塔，照亮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前进的道路；还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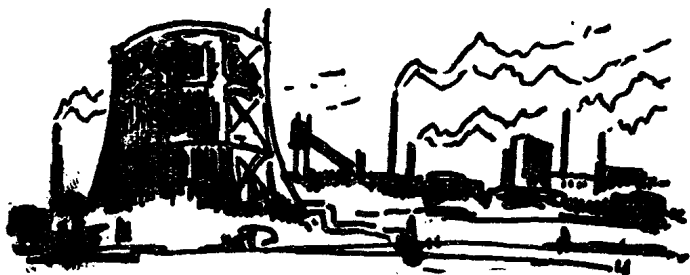
饱满的革命激情，鲜明的民族特色，朴实的艺术风格，是这部作品的特色。

题头画：耶拉



蒙古族文学艺术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第 一 章

一

一九六〇年的春天来得分外早。刚交四月，乌兰塔拉草原就脱去了冰雪的铠甲，迎来了无边的春色。青草在萌芽；马群在奔腾；牧歌在飞翔。

这天黄昏，落下了第一场春雨；入夜时分，又飘起春雪。海海漫漫的大草原上，雨雪霏霏，一片迷迷蒙蒙。

炉前技师特力坤，顺手拉了下滴水的帽檐，朝着远方眺望。墨黑的夜色，象挂起的青牛皮般遮住了他的视线，但那喜迎春水的马嘶牛鸣声，却清晰地传进了他的耳朵。

特力坤的心上象着了一团火。他焦急地揉了揉湿漉漉

的眼睛，还是看不清通往塔林浩特钢铁厂的小路。他只好凭以往赶路的经验和印象，往前走。他那重实的脚步，深深地踏在雨雪夜的草原上。

茫罕山风吹过来了，辽阔的草原上好象群马在飞奔着，震落的草梢上的雪沫和雨点，沙粒般刷刷地掉了下来。草原越来越冷了。

特力坤再次站住脚，回头向牧场那边望了望。嗯，薛师傅确实没有跟过来。他这才闻着春天那令人心醉的湿草味和泥土味，迈开了大步。

刚才，薛师傅非要跟上他到炼铁厂参加今晚的群众会，他怕年迈的师傅在雨雪里受寒，坚决没依。可是他要离开时，年过六旬的师傅冒着雨雪，还是把他送出牧场，再三叮嘱，务必把信今晚就交上去。

特力坤一边走着，一边摸了摸衣兜里薛师傅给厂党委的信。他希望这封信成为高炉风口革新的定音鼓：风口不革新，炼铁厂就不能持续大跃进。因为塔钢炼铁厂从建厂到今天，一直是混合冶炼本地产的塔林矿石与外地富矿石。前不久，根据大跃进的新形势，上级决定明年上半年，终止供应外地富矿，责成塔钢冶炼单一的塔林矿石。但塔林矿石象四岁野马，实难驯服。把它圈进炉里，一天就踢蹬坏一二十个风口，而换一个风口平均十来分钟，每分钟少出两吨铁水。是啊，攻克风口关，成了炼铁厂攀高峰的一个大陡坡。塔林浩特钢铁厂这股清泉，开始在炼铁厂门前打起漩了。

前半个月，特力坤提出了新风口——甲型风口方案。

炼铁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阿尔巴看了以后，白净的脸上堆出恍惚的神情，似乎在说：“特技师，你在炼铁厂两年多的大跃进中，钎钎正，锤锤猛；但在攻‘高大尖精’的革新项目中，你还能冲上去吗？”

今天，象震撼大草原的第一声春雷，炼铁厂党委向全体职工传达了“鞍钢宪法”。全厂沸腾起来了，象过年过节般兴高采烈。开大会，贴墙报，敲锣鼓，放鞭炮，欢呼了一整天。开完庆祝会，特力坤走进阿尔巴办公室，再次询问甲型风口的研究结果。阿尔巴两手按住草图，说：“特技师，你是塔钢的老英雄啊，站在塔钢东头一声喊，西头都要颤三颤。你可千万别轻易叫出声来。这风口属‘高大尖精’的革新项目，群众运动啃不动啦。眼下是四月初，是咱们厂前两年跃进的终点，也是今后持续跃进的起点。老天爷，两年多的跃进啊，差不多啦。再跃进，”阿尔巴举起俄文的《冶金学》和《金属工艺学》说，“就得靠这个。这才是攻‘高大尖精’的远程火箭。这方面我还有货，翻箱倒柜，总能翻出点东西。明年上半年前，保证让高炉吃上单一的塔林矿石就是。”特力坤指着阿尔巴的胸口说：“‘高大尖精’的革新项目，也同样离不开群众路线，你不要光看从苏联马钢带回的洋书和笔记，更应当看看被‘鞍钢宪法’鼓舞起来的群众！”阿尔巴晃着脑袋说：“起过荒火的地方，还能烧哪份火？”特力坤听到这，走出了阿尔巴办公室。他家也没回，饭也没吃，怀揣“鞍钢宪法”手抄本和他设计的甲型风口草图，顶着滚滚的浓云，来到了乌兰塔拉牧场，闯进了薛师傅家里。

薛师傅看完“鞍钢宪法”，又看了看甲型风口草图，连连点着头说：“有门儿。”过一会儿接着说：“毛主席亲自制定的‘鞍钢宪法’，要照亮全中国所有企业呀，不信照不亮咱们炼铁厂。你高举‘鞍钢宪法’，壮着胆干吧！一星半点的石子儿，绊不倒草原上的钢人铁马。”特力坤说：“大伙要求连夜开会，让我介绍这个方案，还让我明天把宣传‘鞍钢宪法’的标语写到制高点上。”薛师傅说：“嗯，这两件事，都应当办。我跟你一道去厂，参加今晚的会，明天再帮你写标语。借‘鞍钢宪法’的东风，在咱们炼铁厂上空，高高地挂起革新风口的战旗来！”特力坤执意不让他去，他便深思着说：“那我给炼铁厂党委写封信，雨过天晴，再过去。”

就在这时，阿尔巴从厂里来电话说，他不同意开会，也不同意写标语；还说为这事，他已派出人来，让技师在牧场等一下。薛师傅听了这消息，果断地说：“你赶紧回厂，今明两天，不管遇多大的风雨，多大的困难，也要把群众会开好，把标语写上去！”是啊，薛师傅说得对。时间的闸门一关，任你有惊天动地的力量也打不开了。在节骨眼上，不珍惜时间，就是对党对人民犯罪！可是阿尔巴却不同意开会、写标语，而且这么大的雨雪天还派人来寻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特力坤对开会和写标语的决心，铁般坚硬。他认定：革新高炉风口，决不能象大轱辘车过沙漠，而要象骏马飞草原！

特力坤想着心事，来到了一丛挨一丛的灌木中间，不时

地听到雨雪飞落在灌木枝儿和枯黄的草叶上的沙沙声。特力坤的外衣已经全湿，脊背上的内衣也开始湿润。他盯住雨雪猛袭着的草原，不停地往前走。他寻思着：眼前，这位曾到苏联马钢实习三年的阿尔巴，摆出一副技术权威的架势，想要挡道吧？

“鞍钢宪法”的红旗一飘，群众试验甲型风口的情绪更加强烈，如今又有了薛师傅的支持，特力坤浑身都是劲了。他心里想：看看阿尔巴这回还往哪儿指吧？特力坤咬住嘴唇，不由得说：“从密林里引出梅花鹿，得有个猎人的真本领。”

特力坤走出了灌木丛，雨雪比刚才大了，草丛变得象海绵一样软绵绵的。他的帽子、鞋和里外衣服全都湿透了。

他看了看表，吃了一惊：离开会只差四十分钟了。今晚的会重要啊，决不能迟到一步！他这么想着，几乎跑了起来。

猛然，在雨雪里，从西北角钻出一匹马，直奔特力坤来了。

特力坤站住后，骑马人极其含糊地喊了声：“老赫，风口的行价摸准没有？快过来！上马！”

在猎场上能辨清各种禽兽声音的特力坤，惊奇地望着飞奔而来的马，没有吱声。他想，骑马人喊的是“老赫”。这老赫是谁呢？是赫喜格图？是赫什格？还是赫尔洛？这些都是重音。是不是炼铁厂的赫洛嘎尔？

最近，赫洛嘎尔工程师跟特技师近乎得象影子了。一会儿跟特技师要甲型风口的草图，一会儿了解甲型风口方案，表示他要催促阿尔巴采纳这个方案。但特技师看出，越

来越取得阿尔巴信任的赫洛嘎尔，在甲型风口方案上，“光嘶鸣，不奔跑哩”。嗯，扎脚的蒺藜，初期是柔软的！

特力坤从乘马来去中断定：它不是从牧场出来的。是不是从喇嘛庙那边过来的呢？这人是谁？这样的雨雪夜出来，想摸哪份风口的行价？特力坤刚想追问，那马掉头跑了。但忙着要开会的特力坤，在野外不好多停留，掉过头，心怀个大问号，匆忙地奔向渡口。

赫洛嘎尔刚拧亮电灯，脱下湿衣服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赫洛嘎尔的应声还没落，戴大口罩、穿一身湿淋淋的蓝干部服的人走进来了。

“同志，你走错了门吧？”赫洛嘎尔望着浑身湿透的陌生人，一脸不高兴地说道。

陌生人并不理会赫洛嘎尔，脱下湿衣服，团成团，扔到桌角，从容地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了。

赫洛嘎尔更加讨厌地望着陌生人，变了脸色。

陌生人这才摘下了前进帽和大口罩。

赫洛嘎尔吃惊地然而还是镇静地站在陌生人的跟前，抑制住一腔怒火，严厉地问：“谁让你来的？”

“没事。你不用怕。谁也不会想到我到这里来的。”

赫洛嘎尔身上每出现喜怒哀乐，都很自然地想起他世仇的后代来。他以极大的不安，痛苦地用右手击着左手心问：“你没碰上特力坤？”

“碰上了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赫洛嘎尔浑身哆嗦了一下。

“就在咱们俩如期会见的地方。”

“糟糕。你戳出窟窿啦。这回人家会钻进咱们的硬壳里来的。”赫洛嘎尔说，“你这个惹事的老银匠啊，混透了。”

“不会。他认不出来的。”银匠一身轻松地说，“他有千里眼，我有隐身法。”

赫洛嘎尔轻轻地晃着脑袋说：“他厉害呀，别看是雨雪夜，他会象探照灯般探出你的。”

“……别看我冲他跑了一阵，他认不出来，何况我还戴了前进帽和大口罩。”

赫洛嘎尔打开箱子，翻着衣服说：“你不该在这时候东奔西跑。既然我没过去，你就赶紧转回你的喇嘛庙。”

银匠笑着说：“他让你把风口革新情况，火速告诉他。你没去，我怎么能转回窝呢。”

赫洛嘎尔从箱底翻出衣服，扔给银匠说：“换上！”

银匠换好衣服，问：“甲型风口是虚是实？”

赫洛嘎尔把银匠的湿衣服扔在床下，说：“阿尔巴派出三个人到草原上，挡特力坤去啦。也许现在已经挡住啦。”

“挡他干什么？”

“挡他干啥，是挡他的甲型风口。”

“能挡得住吗？”

“想挡住。”赫洛嘎尔的脑袋象风里的蜡烛一样歪过去说，“不过，难挡啊。”

银匠站起来说：“他挺急，你得赶紧把这些情况告诉他。”

赫洛嘎尔问：“你的乘马在哪儿？”

银匠往外走着说：“在郊外大草原上。”

二

雨雪不停地下着。哈拉沐伦河上风大浪急。

漆黑的夜里，暴怒的河水，不断地把雨雪卷进河槽里，奔腾着，咆哮着。从河上扑来的一股股寒气，袭击着河岸。感到寒冷的哈洛昆，忍不住地原地颠跑起来。背着双筒猎枪的鸿柯汗，蜷缩在绿色的雨衣里，望着缆船的钢丝绳。

高娃背风站在河岸上，打了个寒噤，塑料雨衣上的水刷刷地掉了下来。她伸手推了下雨帽，望着毫无动静的缆船的绳子，心里着急地说：“怕是没摆渡的船了。”

肥胖的哈洛昆，走到船工室门前，抓住湿漉漉的门锁，狠劲拧了一下说：“平时，刮风下雨船工都在，唯独今天不在，倒楣。”

“特技师要是拿定了主意，九九八十一头牛也拉不转的。”高娃望着雨雪飞舞的草原说道。

鸿柯汗满有把握地说：“阿厂长让我们三个来说服特技师，还有他自己的亲笔信，特技师不能不考虑。我再递给他这枝猎枪，他这个老猎手肯定会动心的。”

高娃背风站着说：“如今‘鞍钢宪法’一下来，群众都要求试甲型风口，他还有心打猎？”

鸿柯汗拍着猎枪说：“打猎好比喝酒。爱喝酒的，谁拒

绝敬酒？”

哈洛昆斜瞟着高娃说：“这回我专给特技师写一篇《老英雄打猎记》，再轰动它一次。”

高娃抖着雨衣的下摆说：“要搞好炼铁厂的宣传，应该遵照‘鞍钢宪法’的精神，把群众运动，特别是特技师的风口革新活动，快点用墙报、黑板报反映出去。”

“你闹百期千期黑板报和墙报，不如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。”哈洛昆说道。“过去，我热情歌颂了特技师，对啦。今天就不能老调重弹。特技师得头彩^①的时代过去啦，如今到了阿厂长的时代。”

高娃迎着雨雪，望着哈洛昆问：“你不是说过，你写《钢都的儿子》这篇文章，就是跟着特技师劳动后写出的吗？”

哈洛昆舔了舔有雨腥味的嘴唇，脑子里出现了他初到炼铁厂工会宣传部当干事的情景：

当时，特技师的英雄模范事迹，一下子就把哈洛昆这个大学生心里的一团火燃着了。一天到晚，他的心血和汗水与特技师一块洒到高炉上。为了一项革新项目，他不分白天黑夜，跟着特技师到工地和家属宿舍求师访贤。那时候，他只觉得炼铁厂需要我，我不能离开炼铁厂。……

这些事，他向刚调党委宣传部当干事的高娃激动地讲过。但他反过来一想，眼前炼铁厂需要勒缰转道时，再不能重复陈旧的老调。他想到这儿，说：“杜甫说过嘛，‘读书破

① 指赛马得头奖。

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’。”

“那么劳动呢？”高娃惊奇地问。

肩挎猎枪的鸿柯汗走到高娃跟前，说：“今天就得跟阿厂长学。如今咱们来到了高山前，总不能老说大草原上的话。”

高娃显然生气了：“我看你的眼睛长到你的脑瓜顶上啦，看不见群众啦。算啦，我回去！”

“你回去干吗？”鸿柯汗着急道。

“帮哈都尔抄黑板报。”

哈洛昆来到高娃前边，挡住路，哀求道：“你怎么又要走？不听我们的，咋也得听阿厂长的呀！”

高娃停住了脚。她这个人一向心肠软，总不愿意一下子把事情办绝，不给对方留个余地。她已经感到这次出来就错了。既然错了，她觉得不该再错下去。但好心的姑娘，为使同路人不显得太寒碜，便笑着说：“我冷得不行。”

“再等等。”鸿柯汗说道。

高娃望着雨雪纷飞的夜空，吸了口哈拉沐伦河上飘过来的冷气，进退两难了。

寒冷的河水，不停地拍着河岸。

恰在这时，哈达楚鲁和巴尔斯走了过来。鸿柯汗看清他们俩后，正了正肩上的猎枪，惊奇地问：“你们到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大雁南飞嘴朝东啊，没目的到这里干啥？”巴尔斯回答道。

这时，哈洛昆吃惊地望着对岸喊：“看！”

人们回头一看，对岸闪出了一道亮光。那亮光忽隐忽现。这时，横跨河两岸的缆船的绳子也动了起来。

“来啦，船来啦。看，盼来了吧。”鸿柯汗举起猎枪，对着夜空，通地放了一枪。

突然，亮光不见了。

鸿柯汗背上猎枪说：“哎，怎么又没亮啦？”

“听，有人咳嗽。”高娃侧过耳朵说道。

“有人泅水！”哈达楚鲁听了听动静说。

“特技师过来啦。”巴尔斯满有把握地说。

哈达楚鲁和巴尔斯猫腰望着河水。河风卷着雨雪吹在他们的脸上，好象针扎着一般。

哗哗的泅水声更加清楚了。

“谁？”鸿柯汗失声地喊道。

“停住！不然我要开枪啦。”哈洛昆后退着喊道。

“鸿柯汗、哈洛昆，你们吓唬胆小鬼吧？”泅水的人喊道。

哈达楚鲁和巴尔斯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，满心喜悦地喊道：“特师傅，大伙都等着你呢。”

特技师冲过急浪游到了岸边。哈达楚鲁和巴尔斯急忙把特技师拉上了岸。

高娃来到湿淋淋的特技师身边，敬慕地问：“冷了吧？”

“碰大雪不违诺言，遇暴雨不误时间。不能让大伙等我一人啊！”特力坤说道。

哈洛昆和背着猎枪的鸿柯汗走过来了。

特力坤刷刷地往前走着说：“你们俩有事，咱们就边走边说。”

哈洛昆和鸿柯汗互相看看后，望着特技师坚毅的神情，谁也不敢谈打猎的事。沉默了片刻，哈洛昆无可奈何地说：“那……那就回去说吧！”

“对，回去说吧！”鸿柯汗附和道。

在雨雪霏霏的夜里，特力坤、哈达楚鲁和巴尔斯的脚步声，震荡着空旷的大草原。

三

从茫罕山背后刮过来的七级大风，掠过雨雪浸湿的大草原，凶猛地刮在塔钢上空，那浓烟一股股一节节地被巨风向南卷去，那轰鸣着的高炉煤气放散管和热风炉顶，好象与七级劲风搏斗着，躯干似乎不停地晃悠着。拂着高天的水塔顶，在狂风中变得迷迷离离了。整个炼铁厂的院里风紧烟急，顶风看不清人的面貌。

在这大风天里，塔吊昂起头，吊着吊斗，在呼啸不止的大风中，把吊斗慢慢地吊向了水塔的上半节，如今继续往水塔顶起吊着。水塔顶，风越来越大，空气好象也稀薄了一点。在一股强劲的巨风中，站在吊斗里指挥升降的赫洛嘎尔，突然身子往下一沉，靠着水塔升到半空的吊斗剧烈地摇晃了两下，站在他旁边准备刷写标语的高娃和哈洛昆，差点跌倒吊斗里。他们俩扭头一看，手拿着指挥旗的赫洛嘎

尔脸色刷白，浑身哆嗦着。

“怎么啦？”哈洛昆也害怕起来了，声音颤抖地问，“你心跳的厉害吗？”

“不要紧，就会好的。”赫洛嘎尔咬着牙说道。

又刮过来一股巨风。这股风就象从水塔里吹出来的，嗖一声，把吊斗狠劲地又摇了好几下。

嗖的一声，赫洛嘎尔当即垂下了脑袋，安全带箍住了他身子，手中的指挥旗掉在吊斗里了。被惊吓的哈洛昆哆哆嗦嗦地拿起升降旗，还没等他递信号，地面上的阿尔巴用高音喇叭喊了起来：

“哈洛昆，护好赫工程师，马上下来！”

说话间，狂风中，塔吊把吊斗吊到了地面。

站在塔吊旁边的人，迎着狂风来到吊斗旁，赶紧把嘴冒白沫子的赫洛嘎尔抬向了医疗室。

站在人群中间的阿尔巴，把高音喇叭扔给哈洛昆，颤声颤气地说：“哈都尔，收拾东西，回去！多危险，差点儿闹出人命来。”

“那标语不写啦？总厂党委今天就让写上去。”炼铁厂革新办公室宣传组长哈都尔问道。

“剪野马鬃，能乱伸手吗？这么大的风天，谁还敢上？”阿尔巴望着众人。

“我上。”高炉副工长哈达楚鲁从人群里走出来，大声地喊道。

阿尔巴看了看哈达楚鲁，笑着说：“不行啊，改天再说